

沙汀选集

第一卷

中短篇小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沙汀选集

第一卷 中短篇小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99835

899835



责任编辑：李定周

封面设计：陈世五

沙汀选集·第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7 字数 267 千

1982 年 7 月第一版

198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50 册

书号：10118·510

(精装)定价：2.28 元



作者一九八〇年夏在成都留影

就这样半个月过去了。以后虽然也有豫言，但不如他想的
 厉害，只是说他已能倒白着纸而已。然而一到九月下旬，
 行食店案揭晓不久，一件意外来了。而且正和一切意外一
 样，生是那样笑如其来，但又非常自然。
 一天上午，到玉和正在喝茶，细考冯良山等上，
 瘦子半脱胡，日养叔吴呈表兄弟一递着纸，他就题得泥神的把
 表哥抬到内面一张空桌上，随即取一封贴府来的公文。
 到玉和一看不响看了，但他随即嘴是闭得更紧，下颚上颤了。
 细考用~~手~~又把信封和玉和说，这是细考跟那写的，意思
 到玉和细考了，他即位向，说要细考那~~人~~。
 细考说，细考了，再某好嘛，但他细考开始转述信的内容。

作者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炮手》的手稿

出版说明

《沙汀选集》第一卷，选编了作者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九年这段时期创作的二十四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闯关》。短篇中的《访问》和《钟傲》是新收入的，其余各篇选自《沙汀短篇小说选》和《祖父的故事》，作者校正了其中的错漏。此次编排，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闯关》是根据一九五八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版本，经作者在文字上作了修改加工而重新付排的。

序

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磋商，这部选集终于编出来了。问题会拖得这么久，原因很多，主要是出版单位希望从我五十年来所有作品中选编。而一想到在这样长的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太菲薄了，远远落后于少数前辈作家，乃至个别同辈作家，就不免感到难受，犹豫起来。

因为本来写得不多，我现在只好勉强挑选出三部长篇、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报道来，编为四卷，合起来约有一百二十万字左右。所以我说菲薄，绝非自谦之词，完全符合实际。当然，我说数量少，并不意味着质量就过得去。但我自问，长期以来我一直未尝忘怀鲁迅先生在我初学写作时的教导：“取材要严，开掘要深”。

我不止常以鲁迅先生的教导自勉，并不时提醒自己，在创作上一定得注意“少而精”，也曾向极少数同志讲过。现在想来，所谓“少而精”，有时不免无意中变成了懈怠、懒散的托词！而且，就在这部选集中，有些作品也写得相当粗浅。我记起来了，何其芳同志逝世前两三个月，在他向我谈到写作问题通信中，还一再提到过这句话：“少而精”。但是，我却从未反省

一下：我是否一贯按照所谓“少而精”的原则进行创作？同时又象他对待工作那样认真、勤奋？

一般言之，虽然不能说是丰收，我在四十年代写的东西还不算少。那个时候，我绝大部分时间住在家乡，以一个离县城最远，且与其他两个县交界的小场镇为依据，活动范围的确不大；但我相当注意重大政治事件、措施在群众中的反应。而我小说中出现的社会生活和人物，则大多是我一向、包括我童年时代就熟悉和比较熟悉的，写起来自然说得上顺手。由此可见，生活的确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比较起来，建国以来的创作成就，可以说是歉收。动乱十年造成的空前空白不必说了，这以前十七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参加文学艺术团体的行政组织工作，社会活动也比较多，因而创作时间少了。对此当然不应该有所追悔，任何一条革命战线的工作都是多方面的，作为思想战线的一翼，文艺也不例外。既然得到党和群众的信任，就得全力以赴，把工作搞好。我可既未搞好工作，创作呢，也落得个歉收！

歉收，乃至出现差错，也还有其他原因。首先，以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之低，面临一个崭新的时代，对于新的生活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都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探索。其次，坐办公室的时间多了，只是间或去农村生活一段时间，没有在群众中扎根。最后，就是那个老毛病：懈怠！同时也还有学识才力不足的问题。

五十年代初，一位同志在看了我两篇建国后写的新作以后，曾经劝我，最好是写自己过去比较熟悉的生活。新的社会，新的人物，让那些长期战斗在生产战线上的作家、建国后陆续从基

层涌现出来的青年同志去写。可是，因为自己头脑里有些条条框框，我没有接受这个明智的建议！

一九五五年，我在北京工作期间，上面提到的那位同志，还曾经劝告我，是否丢掉创作改写理论批评文章？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同样是明智的。根据我的具体工作条件，理论批评又相当重要，何其芳同志不正是因为工作需要开始写理论研究成果，而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么？但我也没有听从这个劝告……

当然，正如搞其他工作一样，搞理论批评，我也会犯这样那样错误。但这不足为怪。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既要为它工作，象我这样的人，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而可悲的却是懈怠和缺乏苦干精神。

现在就谈这一些吧，但愿将来能有机会，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一下我整个文学活动的经验教训。

沙 汀 1981年3月26日

目 次

短 篇 小 说

恐 怖.....	3
我“做广告的”表兄的信.....	11
航 线.....	19
丁跛公.....	31
兽 道.....	45
在祠堂里.....	56
逃 难.....	68
代理县长.....	79
龚老法团.....	92
防 空.....	104
消 遣.....	116
磁 力.....	127
在其香居茶馆里.....	140
三斗小麦.....	157
巡 官.....	176
一个秋天晚上.....	189

两兄弟.....	205
访 问.....	217
呼 嚎.....	229
意 外.....	244
生 日.....	254
钟 傲.....	266
医 生.....	277
炮 手.....	287

中 篇 小 说

闯 关.....	299
----------	-----

短篇小说

恐 怖

一到夜里，城外自来水厂水车的转动声，就可以分明地听得见了。头上是秋的天空，很高，饰着繁星。垣墙外面的街道，好象是死灭了。平常在这种时候充满快活的草坪、盥洗室，也死灭了，两三堆人都默默地把脚泡在洗脚的木盆里，不作一声，也不动一动。

那个整天坐在炉灶门口、负责烧水的老头子，站起身来，一连打了两个呵欠。

“老师们，”他用渴睡的声音问道：“还要洗么？添水罗！”

盆里的水开始浅浅作响。有的从木盆里提出水流水滴的脚，揩抹着，有的不动，有的吸燃烟卷，但没有谁应声。

“好！那我就添水了！”

在人们的沉默中，老头子嘟哝着，随即用两肘在腰肢上几揉，解解痒，就到草坪里水井边打水去了。水桶撞着石砌的井壁，撞着水，发出空洞的响声。睡去的蟋蟀也象给惊醒了，唧唧唧地叫嚷起来。

“唔！”

许多头转向那发出声音的处所去了。

“大家听到什么消息么？”那人抽了口烟，接着说，“连许多艺术家都变成和尚了！可是危险并没有同头发一起削掉！在少城公园保路纪念碑旁边躺着的那两个，就是地地道道的光头。只要他们顺了手，一马刀，身上粘个条子：杀人放火的共产党！你就只有慢慢地去同阎王爷分辩了！”

“可是，我们却还舒舒服服在这里烫着脚，想心思，看星星，——这水车叫怎么象鬼哭样！”

水车的声响更加大了。这仿佛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一种感觉的结晶体，它穿过暗夜，穿过清冷的空气，打在人们的心坎上，引起深思和种种幻想。街上卖馄饨的突然无精打采地吆喝起来，接着，又没声没气了。

烧水的老头子回转到炉灶边去，取下挂在墙上的烟竿，装上叶子烟卷，在炉门口叭叭叭地吸燃。于是用手捏捏烟头，吐口唾沫，抽将起来。

“那，老师些！当真共起来啦？”

“是呀！同志，”一个胖子半玩笑地说，“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到成都来呵！记清楚哇，我可没有压迫过你呵。而且，每次烫脚，都是自己提水。”

“你老师呀，怎么总是一来就开玩笑！”

老头子显得有点忸怩，他嘟哝着，搁下烟管，用铁铲掐火去了。

可是，这个充满苦趣的玩笑，并没有引起同学们一点反应，大家反而更沉默了。而在这闷人的沉默中，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脾味和处境想着心思，他们是连星星也怕看了。大都埋下腰身，

仿佛要把头低垂到膝头上去。从那林木荫翳、黑簇簇的校园那面，送来了凉爽的风。

“这好象在等死呵！”有人摩摩光光的头顶，突地苦笑着嚷叫说。

“比那还难过呢！”另一个紧接着叹息了，“我相信，那些判了死刑的犯人，会比我们安静：横竖不过一死！我们却象拈阄那样，你说，明天我会拈到哪个字呢？全过碰呵！自然，要是不顺了手，——这个谁也没把握呵！”

“大家门都不出，守闺好啦！要是还躲不脱，那就只有怪运气了！”

这插话的，是一个还穿着夏季学生服的高个子。说完，他就趿起鞋子，走向草坪对过的甬道去了；影子随即消失在黑暗里。

接着，别的人也都把脚从木盆里提出来，蹬在长凳上面，用毛巾揩擦起来。

“怎么？”老头子不大耐烦地嚷道，“我下火罗。”

没有谁应一声。人们很快就走光了。各自回到寝室里去睡觉。

在寝室里，有人哼唱着什么曲调，但却突然大吼一声，接着却又刀砍斧切似地不响了。

夜深深地黑下去，水车的声音也就更凄厉，更撩人了，蟋蟀更是了不得地啾啾唧唧地鸣叫起来。

在所有的寝室里，几百只眼睛都直瞪着帐顶和望板。他们不知道动一动，也睡不稳，漫漫的长夜好象把他们闷闭了。有的间或叹一口气，或者叫一声同寝室的伴侣。但是，不管有没有人应声，接着却总是被黑暗同静寂所吞噬，没有一点声息。一个伛偻着的黑影，显然是一位机警、敏捷的人物，轻脚轻爪，

十分迅速地跑遍了每一排寝室，又无踪无影了。

在第三号门牌的寝室里，有人在用一种缓慢沉静的调子聊天。

“你也没睡着呀？唉！我想起一个陈旧的故事来了。说是张献忠刚到四川的时候，借住在一家破庙子里。你知道，说是要造反么，先得找一个人开刀，祭旗。翻开天书一看，唉，那个该用来祭旗的，正是招待他的老年住持。这叫他踌躇了，决断不来。不过，张献忠毕竟与众不同，就先叫那个老和尚到了开刀的日子躲一躲。

“开刀的日子到了。张献忠带着刀，四下一望，连鬼影子也没有一个！可是时刻是不能错过的，就刷地一刀，向山门外的一株老槐树劈去。树子劈断了。从那空洞的树身里面，却滚出老和尚的头来！……”

突然，从另一个寝室里的窗口，跳出一串苦滞的声音：

“唉，哪位密司脱有烟卷么？”

没有回声。显在夹墙上的一团黑影，又一下消失了。远远地传来了红眼圈更夫的木梆声：托——托，托，托。于是幻想小鸟似地飞过，大家的眼睛也更张大了。

他们慑服在老和尚逃不脱的命运之下，想着明天碰着的或生或死，想着正在百里以外那座名城里进行着的一场崭新的历史性的斗争，他们希望那钝重地落在人们心坎上的，是最末一次柝声。水车声更清厉了。

听着水车叫，人便想到那大而平静的河流，两岸蓬生着芦苇和灌木林。月光泻在芦苇上，烟似的林梢上，水上和屹立着的车楼上。而水车转着，转着，不会有片刻停留。我们的历史也象那